
明史

明史卷三百二十四　　　　列傳百七十五

劉臺　傅應禎　余懋学
朱鴻謨　王用汲　孟一脉
趙世卿

劉臺字子畏安福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萬曆初改御史巡按遼東張居正柄國臺疾其專恣四年正月上疏曰臣聞進言者皆望陛下以堯舜而不聞責輔臣以皋夔何者陛下有納諫之明而輔臣無容言之量也高皇帝鑒前代之失不設丞相事歸部院勢不相攝而職易稱文皇帝始置內閣參預機務

其時官階未峻無專肆之前二百年來即有擅作威
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
在也惟大學士張居正居然以相自處自高拱被逐
擅威福者三四年矣每聞諫官侵及之必曰吾守祖
宗法臣請即以祖宗法正之祖宗進退大臣以禮先
帝臨崩居正托疾以逐拱不得少留既又文致之王
大臣獄及衆論籍籍則抵拱書令勿驚死夫拱擅則
有矣逆未聞也既迫逐以示威又遣書以市德徒使
朝廷無禮於舊臣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非開國
元勳生不公死不王成國公朱希忠生非有奇功也

居正違祖訓贈以王爵給事中陳吾德一言而外遷郎中陳有年一爭而斥去臣恐公侯之家布賄厚施緣例陳乞將無底極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用內閣冢宰必由廷推今居正私薦用張四維張瀚果廷推乎四維在翰林被論者數矣其始去何為也謀入閣也繼起再去何為也不任教習庶吉士也四維之為人居正知之熟矣知之而顧用之無亦以四維善機權多憑藉自念親老旦暮不測二三年間謀起復任四維其身後託乎瀚生平無善狀巡撫陝西贓穢狼籍及驟躐銓衡唯諾若簿吏然每一官缺必請命

居正所指授者非楚人親戚知識則親識所援引也非宦楚受恩私故則恩故之黨助也爲瀚者日取四方小吏權其賄賂而其他則徒擁虛名閣居正貽書南京都御史趙錦毋許臺諫議及冢宰則居正之齊制在朝言官又可知矣祖宗之法如是乎祖宗朝詔令不便部臣猶嘗閣擬之不審今得一嚴旨居正輒曰我力調劑故止是得一溫旨居正又曰我力請而後得之由是畏居正者甚於畏陛下感居正者甚於感陛下洪範曰臣無有作福作威今者威福自己目無朝廷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一切政事臺省奏

陳部院題覆行撫按舉行未關閣臣有舉劾也乃居
正定令撫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冊一送內閣一送六
科撫按延遲則部臣糾之六部隱蔽則科臣糾之六
科隱蔽則內閣糾之夫部院分理國事科臣封駁奏
章舉而劾之其職也閣臣銜列翰林止備顧問從容
論思而已居正創為是說欲脅制科臣拱手聽令祖
宗之法若是乎至於按臣回道考察苟非有大敗類
者常不舉行蓋不欲重挫抑之近日御史俞一貫以
不聽指授調之南京由是巡方短氣莫敢展布所憚
獨科臣耳居正於科臣既啗之以遷轉之速又恐之

以考成之遲誰肯舍其便利甘彼齮齕而盡死言事哉往年趙參魯以諫遷猶曰外任也余懋学以諫罷猶曰禁錮也今傅應禎則謫戍矣又以應禎故而及徐貞明喬巖李禎矣摧折言官讐視正士祖宗之法如是乎至若為固寵計則獻白蓮白燕致詔旨責讓傳笑四方矣規利田宅則誣遼王以重罪而奪其府地今武岡王又得罪矣為子弟謀舉鄉試則許御史舒鰲以京堂布政施堯臣以巡撫矣起大第於江陵費至十萬制擬宮禁遣錦衣官校監治鄉郡之脂膏盡矣悪黄州生儒議其子弟倖售則假縣令他事窮

治無遺矣編修李維禎偶談及其家豪富不旋踵即
外斥矣蓋居正之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內地
而在邊鄙不然輔政未幾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宮
室輿馬姬妾奉御同於王者又何由致之在朝臣工
莫不憤歎而無敢為陛下明言者積威之刦也臣舉
進士居正為總裁臣任部曹居正薦改御史臣受居
正恩亦厚矣而今敢頌言攻之者君臣誼重則私恩
有不得而顧也願陛下察臣愚悃抑損相權毋俾僨
事誤國臣死且不朽疏上居正怒甚廷辯之曰在令
巡按不得報軍功去年遼東大捷臺違制妄奏法應

降謫臣第請旨戒諭而瑩已不勝憤後傳應禎下獄究詰黨與初不知瑩與應禎同邑厚善實有所主乃妄自驚疑遂不復顧藉發憤于臣且臺為臣所取士二百年來無門生排師長者計惟一去謝之因辭政伏地泣不肯起帝為降御座手掖之慰留再三居正強諾猶不出視事帝遣司禮太監孫隆齎手敕宣諭乃起遂捕瑩至京師下詔獄命廷杖百遠戍居正陽具疏救乃除名為民而恨瑩刺骨計必殺之屬御史于應昌巡按遼東覈瑩贖鍰屬王宗載巡撫江西廉瑩里中事應昌遂會巡撫周詠誣瑩侵牟四千金宗

載授意臺怨家謝耀赴闕奏臺呑噬小民詔下宗載會巡按御史勦訊御史陳世寶比宗載實其事以聞遂戍臺廣西臺父震龍弟國俱坐罪臺至滁州未幾飲于戍主所歸而暴卒是日居正亦卒明年御史江東之訟臺冤詔復臺官下所司廉問刑部奏言江西巡撫曹大埜勘報前撫臣宗載以密帖示推官陳仲嗾謝耀誣奏仲為辦裝資遣赴京皆有狀遼東巡撫李松勘報前按臣應昌陰令叅政張崇功副使周于德威脅證佐虛坐贓私宗載等皆應以故入論奏上耀坐死宗載遠戍應昌詠仲除名崇功于德降黜有

差世實先嘔血死給事中劉尚志追劾之奪其敕命
又明年贈臺光祿少卿廕一子天啓初追謚毅思
傅應禎字公善安福人隆慶五年進士除零陵知縣
職洞庭劇寇諭散祁陽巨猾民賴以安調知溧水萬
曆三年徵授御史時張居正當國行事多拂人心應
禎其門生也有所感憤乃疏陳重君德蘇民困閑言
路三事言邇者雷震端門獸吻京師及四方地震疊
告曾未聞發一詔修省仰回天意豈真以天變不足
畏耶真定抽分中使本非舊典正統間嘗暫行之先
帝納李芳言已詔罷遣而陛下顧欲踵行失德之事

豈真以祖宗不足法耶給事中朱東光奏陳保治初
非折檻解衣者比乃竟留中不報豈真以人言不足
恤耶此三不足者昔王安石以之誤宋不可不深戒
也陛下登極初自隆慶改元以前逋租悉賜蠲除四
年以前免其三而徵七恩至渥也乃上之軫恤已至
而下之延玩自如曾未有擔負相屬者何哉小民一
歲之入僅足給一歲而無遺力以償負也近乃定輸
不及額者撫按聽糾郡縣聽調諸臣畏譴督趣倍嚴
致流離接踵怨咨愁歎上徹于天是豈太平之象陛
下所樂聞者哉請下明詔自非官吏乾沒並贓獄除

之民困既蘇則災沴自弭陛下登極初召用直臣石星李己臣工無不幸慶近則趙參魯糾中涓而謫為典史余懋學陳時政而錮之終身他如胡執禮裴應章侯于趙趙焕等封事累上一切置之如陛下初政何臣請擢參魯京職還懋學故官為人臣進言者勸疏奏居正以王安石語侵己大怒謂旨切責以其詞及懋學執下詔獄窮治黨與應禎瀕死無所承乃謫戍定海給事中嚴用和御史劉天衢等疏救不聽方應禎下獄給事中徐貞明偕御史李禎喬巖入視之錦衣帥余廕以聞三人亦坐謫十一年用御史孫繼

先言召復官帝將幸昌平閱壽宮而薊鎮告警應禎
止帝勿行且陳邊備甚悉優詔答之俄擢南京大理
丞將行奏薦海内知名士三十七人尋移疾歸三年
而卒贈本寺右少卿應禎與同邑劉臺同舉進士為
御史同以忤張居正得禍鄉人並祠祀之
余懋學字行之婺源人隆慶二年進士授撫州推官
擢南京戶科給事中萬曆初張居正當國進白燕白
蓮頌懋學以帝方憂旱下詔罪己與百官圖修禳而
居正顧獻瑞非大臣誼抗疏論之已論南京守備太
監申信不法帝為罷信時居正威制百僚鋭意綜覈

而所行多出于私懋學心非之三年二月因陳時政
五事一曰崇惇大論治功者責精明論治體者尚渾
厚今苛條密法綜覈綦詳而詔旨尚多切責之詞臣
工舉右刻核之治臣恐急滿無恬穌風林無靜翼非
所以存渾厚之體也夫操切之與因循施舍不同敝
治則一願陛下持大體而畧繁文矜微瑕而宥小眚
明詔群吏洗滌煩苛依于忠厚庶幾寬嚴相濟政用
大和一曰親謇諤近者戇直之臣多遭貶斥敢言之
士動致外遷立仗之機既啓則鳴陽之瑞不聞願陛
下虛以受人言求諸道勿惡其逆耳勿摘其小疵申

諭吏部于二三忠讜之臣特優敘錄言路日闢則國是有賴一曰愼名器中官鄭真蒙恩得廕從于錦衣千戶乃未幾而求管事未幾而乞誥命陛下未下部議輒俞其請以祖宗風勵之典徇中人請乞之私恐其防不可潰也外廷奏章必付所司察例今獨于中官廕之亦非宮府一體之義也又見禮科朱南雍等論故尚書傅烱公論所棄不宜予祭葬南雍之言其當否不難核而明也而陛下不問竟特予之夫恤典所以厚勞臣今若此是雖賞有罪可也請今後大臣物故必與論稱賢始聽撫按題請而部科加覈焉詢

謀僉同乃行覆奏使激勸有方人知自勵一曰戒紛更偏弊雖宜補救然成憲不可紊也近建白者炫奇以要名題覆者依違而取媚今日以一人言立其法矣明日輒以人言而罷之今日以一人言更其法矣明日又以人言而復之致政令滋紛從違靡定乞飭戒群工恪遵成憲苟事須變通宜博咨熟講要諸永久如是則政有常經民志自定一曰防僥諛近見題覆邊功首列閣臣勳猷盛夸督撫功伐猶曰運籌宣力故事當敘也乃涿州河橋告成天下明知為聖母利物之仁而所司議功乃敘內閣司禮雖沿成例實

涉獻諛夫翊贊皇猷啟沃君心宰臣職也區區工役之勞以敘宰臣小之乎爲功矣矧貪天功而爲己力乎乞敕所司自今敘功第直列在事有勞者毋濫及內閣司禮以長諛媚庶朝多不伐之風人懷敬事之念世趨士習足因之丕變矣當是時居正方以操切自喜而懋學首議及之大怒調旨切責斥爲民永不敘錄既歸居正憾不置會歙人與鄰邑以改折絲絹事訟于朝居正擬旨索強宗主使者欲以激變罪懋學巡按御史耿鳴世不從第蔽罪邑民程仁卿江時二人懋學得免鳴世亦謫外十一年居正已死起故

官奏奪成國公朱希忠王爵請召還光祿少卿岳相
給事中魏時亮等十八人帝俱報可尋擢南京尚寶
卿十三年御史李植江東之等以言事忤執政同官
蔡系周孫愈賢希執政指紛然攻訐懋學上言諸臣
之不能容植等一則以科場不能無私而惡植等之
訐發一則以往者嘗保留居正而忌吳中行沈思孝
等之召用二疑交于中故百姤發于外也夫威福自
上則主勢尊植等三臣陛下所親擢者也乃舉朝臣
工百計排之假令政府欲用一人諸臣敢力挫之乎
臣謹以臣工之十蠹為陛下言之今執政大臣一政

之善輒矜贊襄之力一事之失輒諉挽回之難是爲誣上其蠹一進用一人執政則曰我所注意也冢宰則曰我所推轂也選郎又曰我所登用也受爵公朝拜恩私室是爲招權其蠹二陛下天縱聖明猶虛懷納諫乃二三大僚稍有規正輒奮袂而起惡聲相加是爲諱疾其蠹三中外臣工率探政府意向而不恤公論論人則毀譽視其愛憎行政則舉置徇其喜怒是爲承望其蠹四君子立身和而不同今當路意有所主則羣相附和敢于抗天子而難于違大臣是爲雷同其蠹五我國家諫無專官今他曹稍有建白不

曰出位則曰沽名沮忠直之心長壅蔽之漸是為阻
抑其姦六自張居正蒙蔽主聽道路以目今餘風未
殄欺罔日滋如潘季馴之作大快人心而猶累牘連
章為之申雪是為欺罔其姦七近中外臣僚或大臣
交攻或言官相訐始以自用之私終之好勝之習好
勝不已必致忿爭忿爭不已必致黨比唐之牛李宋
之洛蜀其初豈不由一言之相失哉是為競勝其姦
八佞諛成風日以寖甚言及大臣則等之伊傅言及
邊帥則擬以方召言及中官則誇呂張復出言及外
吏則頌卓魯復生非藉結歡即因邀路是為佞諛其

蠹九國家設官各有常職近兩京大臣多務建白以
爲名高侵職掌而聽民訟長告訐之風失具瞻之體
是爲乖戾其蠹十也楚學用直節著稱有淵識遠慮
所言好勝之弊必成朋黨後果如其言累遷南京戶
部右侍郎總理糧儲疏白程仁卿江時之冤二人遂
得釋二十一年以拾遺論罷卒贈工部尚書天啟初
追諡恭穆
朱鴻謨字文甫益都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吉安推官
識鄒元標於諸生厚禮之入爲南京御史萬曆五年
元標及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以諫張居正奪

情得罪鴻謨抗疏救之畧言諸臣躬逢聖主不勝犬
馬報主之心遂以狂言自干罪戾遣戍者未卜生還
之期削籍者永絕國門之望後雖欲致身矢報其道
無由且孤臣去國萬里投荒設不幸卒逢霧露長謝
清時將上虧陛下好生之仁下沮忠臣敢言之氣非
所以勸羣工眎來世也又諸臣以輔臣之故而得嚴
譴計輔臣必有甚不安於心者陛下以社稷故留輔
臣而使之不安陛下縱不為諸臣惜獨不為輔臣惜
乎恭承嚴旨無許救擾第念身有言責終不敢以畏
死之故負明主而辱言職也疏奏居正怒斥為民仍

諭復有言者並鴻謨逮治鴻謨歸杜門講學不入城市十一年起故官以憂去服闋留爲河南道御史出按江西會水災奏蠲額賦且留権稅賑之又請減饒州磁器不報部内范僑王德新以直言削籍特疏薦之擢光祿少卿二十年由大理少卿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明年改撫應天蘇州十府上供織造乏貲鴻謨稱引二祖節儉之德力請裁損報聞吳人若賦重徭役不均鴻謨著令一以田爲準田不及百畝者無役縣爲立籍定差等焉民初以爲不便久乃稱服禁豪右兼并有逋賦者立劾之時吳中貴游子弟羣

聚約結恣行里中無賴者衆之肆爲非法遠近訛言謂有不軌謀鴻謨信之掩捕盡獲上疏告變朝議用兵捕餘黨吳人伍袁萃時爲兵部主事知其狀亟言于尚書石星下所司覆勘事寢解鴻謨尋入爲刑部右侍郎詔獄逮繫者衆帝每屬法司比重律鴻謨與尚書蕭大亨左侍郎呂坤持平不撓中外賴之屢乞骸不許二十六年卒官遺貲不足治斂僚屬爲賻金辦焉贈刑部尚書謚恭介鴻謨敦厲正學以名教自任嘗語人曰好惡不偏意見不設則有志未能至於有所利而爲之有所避而不爲終身無是也其自信

如此

王用汲字明受晉江人爲諸生時郡被倭客兵横市中會御史按部至用汲言狀知府曰此何與諸生事用汲曰范希文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矧鄉井之禍乃不關諸生耶知府有慙色擧隆慶二年進士授淮安推官稍遷常德同知入爲户部員外郎萬曆六年首輔張居正歸葬其親湖廣諸司畢會廽按御史趙應元獨不往居正嗛之及應元事竣得代即以病請僉都御史王篆者居正客也素憾應元且欲迎居正意屬都御史陳炌劾應元規避遂除名用汲不勝憤

乃上言項見御史應元以不會葬得罪輔臣遂爲都御史𤥨所論坐託疾欺罔削籍臣竊恨之夫疾病人所時有今在廷大小諸臣曾以病請者何限近如御史陸萬鍾劉光國陳用賓皆以廵方事訖引疾與應元不異也𤥨何不並劾之乎即𤥨當世宗朝亦養病十餘年後夤緣攀附驟列要津以遷爲進宜莫如𤥨己則行之而反以責人何以服天下陛下但見𤥨論劾應元以爲恣情趨避罪當罷斥至其意所從來陛下何由知之如耶歲星變考察將以弭災也而所挫抑者半爲不附輔臣之人如翰林習孔教則以鄒元

摽之故禮部張程則以劉臺之故刑部浮躁獨多于
他部則以艾穆沈思孝而推戈考後劣轉趙志臯又
以吳中行趙用賢而遷怒益能得輔臣之心則雖屢
經論列之潘晟且得以不次蒙恩苟失輔臣之心則
雖素負才名之張岳難免以不及論謂臣不意陛下
省災塞咎之舉僅為宰臣酬恩報怨之私且凡附宰
臣者亦各藉以訓其私可不為太息矣哉孟子曰長
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臣則謂逢君之惡
其罪猶小逢相之惡其罪更大也陛下天縱聖明從
諫勿咈諸臣熟知其然爭欲碎首批鱗以自見陛下

欲織錦綺則撫臣按臣言之欲採珍異則部臣科臣
言之欲取太倉光祿銀則臺臣科臣又言之陛下悉
見嘉納或遂停止或不爲倒至若輔臣意之所向不
問其事之是否無敢一言以正其非且有先意而結
其歡望風而張其焰者是臣所謂逢也今大臣未有
不逢相之惡者煥特其較著者爾以臣觀之天下無
事不私矣無人不私矣獨陛下一人公耳陛下又不
躬自聽斷而委政于衆所阿奉之大臣大臣益得成
其私而無所顧忌小臣益苦其行私而無所愬告是
驅天下而使之奔走乎私門矣陛下何不日取庶政

而勤習之內外章奏躬自省覽先以意可否焉然後
宣付輔臣俾之商確閱習既久智慮益弘幾微隱伏
之間自無逃于天鑒矣威福者陛下所當自出乾綱
者陛下所當獨攬寄之于人不謂之旁落則謂之倒
持政柄一移極重難返此又臣所日夜深慮不獨爲
應元一事已也疏入居正大怒欲下獄廷杖會次輔
呂調陽在告張四維擬削用汲籍帝從之居正以罪
輕移怒四維厲色待之者累日方用汲之拜疏也尚
書殷正茂召而責之曰斯事舉朝耐之爾何獨乃爾
用汲對曰唐之佛骨宋之和議舉朝可耐惟韓愈胡

銓不能耐士固各有志也正茂默然用汲歸屏居郭
外布衣講授足不踐城市居正死起補刑部未上擢
廣東僉事尋召爲尚寶卿進大理少卿會法司議胡
櫝龍宗武殺吳仕期獄用汲以謫戍未當乃駁奏曰
按律刑部及大小官吏不依法律聽從上司主使出
入人罪者罪如之蓋謂如上文罪斬妻子爲奴財產
入官之律也仕期之死櫝非主使者乎宗武非聽上
司主使者乎今乃僅當之謫戍不知所遵何律也帝
欲用汲言閣臣申時行等謂仕期自斃宜從減等科
罪獄遂定然時論終以用汲爲得情用汲尋遷順天

府尹歷南京刑部尚書尋致仕用汲爲人剛正不阿遇事敢任自尹京後累遷皆在南以彊直故也卒贈
太子太保謚恭質

孟一脉字淑孔東阿人隆慶五年進士爲平遥知縣以廉能擢南京御史萬曆六年五月上言近上兩宮
徽號覃恩内外獨御史傅應禎進士鄒元標部郎艾穆沈思孝投荒萬里遠絕親闈非所以廣錫類溥仁施也疏入忤張居正黜爲民居正死起故官守備太監張廷于孝陵寢殿捕司香内官一脉與給事中馮景隆交章劾廷震驚寢廟大不敬廷遂奪職其冬疏

陳五事言聖躬宜保近再選宮女至九十七人雖于
名額未有所踰然急徵一時輦下甚擾其于聖躬恐
非節宣之道也至中外章奏宜下部臣議覆閣臣擬
旨脫有不當臺諫得以糾駁之今乃不任臣工顓取
宸斷非惟明旨一出臣下莫敢犯顏以抗成命即聖
心能無過勞哉士習邪正繫世道汙隆今廉恥日喪
矣營競以求進則不異穿窬苟且以偕時則無殊諂
笑以是人而服官政求其勉自樹立不可得矣宜詔
天下提學憲臣崇本立教更化救弊凡程材取士先
器識而後文藝先實行而後才華士習端然後人才

出也民惟邦本本固則不搖今小民終歲勤動不足
給惟正之供至父子相棄夫婦不保議者謂撫流移
積倉廪可以救之臣愚謂招徠于饑散不若綏未散
之民儲粟以備荒何如墾既荒之土請敕司牧之官
悉心撫字藏富于民以墾田多寡定殿最以戶口滋
殖受上賞使民得以遂生而樂業則固本之計也東
南爲財賦之區今則靡于淫巧而民力竭矣豈陛下
有以倡之乎數年以來御用不給今日取之光祿明
日取之太僕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
巧日新而月異遇聖節則有壽服元宵則有燈服端

陽則有五毒吉服年例則有歲進龍服以至覃恩錫賚小大畢霑謁陵犒賜耗費鉅萬錙銖取之泥沙用之於是民間習爲靡侈風靡嚮應竊耳目之好竭工藝之能不知所紀極矣夫中人得十金即足供終歲之用今則以一物而常兼中人數家之產武刻沉檀鏤犀象而以珠寶金玉飾之周鼎商彝秦鉈漢鑑皆搜求於海內而馳售于東南窮歲月之力專一器之工罄生平之貲取一盼之適殊不知財賄易盡嗜欲無窮陛下誠能恭儉節約以先天下禁彼浮淫還之貞樸則財用自裕而風俗亦淳矣邊疆之臣國家所

恃爲藩障者也今則苟安承平日弛邊備上下蒙蔽莫以實聞由邊臣相繼爲本兵題覆處分盡在其口言出而中傷隨之誰肯爲無益之談自取禍敗哉陛下其知漁乎漁夫之舍餌以得魚也未聞以餌養魚者也今以中國之文幣綺繡爲蕃戎常服名雖貢市實則媚之致我力日絀彼氣日長邊臣假貢市以賂戎戎人肆剽竊而要賞彼此相欺以誑君父幸其不來來則莫禦所謂以餌養魚者也養之漸久勢不呑舟不止矣請明詔樞臣洗心易慮爲國忠謀凡戰守之備一一講求付之邊臣使得詰戎振威決勝禦侮

將識敵情兵識將意應乎臂指如意而國勢可無虞也疏入忤旨謫建昌推官累遷南京右通政移疾歸四十一年起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居三年廷推左副都御史未得命而給事中官應震論其縱子驕恣疏雖留中一脈竟引疾去年八十一卒一脈初以直諫著聲晩膺節鉞年力已衰故不克有所表樹云

趙世卿字象賢歷城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萬曆初張居正當國政尚嚴急州縣學取士不得過十五人布按二司以下官雖公事毋許乘驛馬大辟之刑歲有定額徵賦以九分爲率不及格者罰

有司又惡直諫數重譴言事者廷臣皆心非之莫敢言世卿奏匡時五要請廣取士之額寬驛傳之禁省大辟緩催科而末極言言路當開謂近日臺諫習爲脂韋以希世取寵事關軍國卷舌無聲徒撫不急之務姑塞言責廷及數年而居然高踞卿貳誇耀士林矣然此諸人豈盡真詬無節忍於負陛下哉亦有所懲而不敢耳如往歲傳應禎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皆以建言遠竄至今與戍卒伍此中才之士所以內自顧恤寧自同於寒蟬也宜特發德音放還諸人使天下曉然知聖天子無惡直言之意則士皆慕義輸誠

効忠於陛下矣屬並得疏欲重罪之吏部尚書王國光曰罪之適成其名請爲公任怨遂出爲楚府左長史明年京察復坐以不謹落職歸居正死起戸部郎中出爲陜西副使累遷戸部右侍郎督理倉場世卿饒心計凡所條奏酌劑盈縮軍國頼焉三十年戸部尚書陳蕖有疾侍郎張養蒙委避不肯署事帝怒並罷之而進世卿爲尚書當是時礦稅使四出爲害江西稅監潘相至擅捕繫宗室異時關稅所入歳四十餘萬自爲稅使所奪商賈不行數年間減三之一四方雜課亦如之歳入益寡國用不支邊儲告匱而內

供日繁宣索不休歲增金花銀二十萬宮帑日以充羨世卿請復金花銀百萬故額罷續增之數不許明年乞發內庫銀百萬及太僕馬價五十萬用濟邊儲忤旨切責大學士沈一貫爲解且請納其言不聽世卿又請正潘相罪極言稅使不停則國課愈絀且數偕九卿歷陳其害皆不納世卿復言脂膏已竭閭井蕭然喪亂可虞揭竿非遠不及今罷之恐後將無及帝亦不省三十二年蘇松稅監劉成以水災請暫停米稅帝以歲額六萬米稅居半不當盡停令以四萬爲額世卿上言鄉者既免米稅旋復再征已失大信

於天下令成欲免稅額之半而陛下不盡從豈惻隱
一念貂璫尚存而聖明如陛下反漠然不動心乎不
報其夏雷火燬祖陵明樓妖虫蝕樹又大雨壞神道
橋梁帝下詔咨實政世卿上疏曰今日實政孰有切
于罷礦稅者古之明王不貴異物今也聚悖入之財
歛蒼生之怨節儉之謂何是爲君德計不可不罷者
一多取所以招尤慢藏必將誨盜鹿臺鉅橋足致倒
戈之禍是爲宗社計不可不罷者二古者國家無事
則預桑土之謀有事則議金湯之策安有鑿四海之
山榷三家之市搽芍抉矢戕及良民毁室踰垣禍延

雞犬經十數年而不休者是爲國體計不可不罷者三貂璫漁獵翼虎急然毀掘塚墓則枯骨蒙殃奸宄于女而良家飲恨人與爲怨謹謀屢聞此而不已後將何極是爲民困計不可不罷者四國家財賦不在民則在官今盡括而入奸人之室故督遣租而遣租繼稽關稅而關稅虧搜庫藏而庫藏絕課鹽筴而鹽筴薄徵贖鍰而贖鍰消外府一空司農若掃是爲國課計不可不罷者五天子之令信如四時三載之前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時今年復一年更待何日天子而有戲言王命而委草莽是爲詔令計不可

不罷者六陛下試思服食宮室以至營造征討上何事不取之于民民何事不供之于上嗟此赤子曾無負于國乃民方懽呼以供九重之欲而陛下不少遂其欲民方奔走以服九重之勞而陛下不少慰其勞民方竭蹶以赴九重之難而陛下不少恤其難返之于心必有不安者矣陛下勿謂蠢蠢小民可駕馭自我生殺自我而不足介意也夫民之心即天之心陛下以礦稅傾民之家室天即以雷火燬祖陵之明樓陛下以礦稅吸民之脂膏天即以妖虫蝕祖陵之松柏陛下以礦稅轉民于溝壑天即以淫雨壞祖陵之

橋梁變不虛生其應非遠故今日欲回天變在恤民心欲恤民心在罷礦稅無煩再計而決者不然人不可欺言不可食陛下言發于口天地祖宗實式臨之祖宗可屢欺天地可屢誑耶帝優答之而不能行至三十四年始詔罷礦使稅亦稍減然遼東雲南四川稅使自若吏民尤苦之雲南遂變作楊榮被戕而南北水旱時時見告世卿屢請減租發賑國用益不支於是復奏請捐內帑百萬佐軍用卒拒不從世卿補苴勞瘁僅乃無乏而所請罷遼東雲南四川稅使又弗見聽遂連章求去至十五上竟不許先是福王將

婚進部帑二十七萬帝猶以爲少數遣中使趣之中使至許語相加且劾世卿抗命世卿以爲辱國疏聞于朝帝置不問至三十六年七公主下嫁宣索至數十萬世卿屢爭許減三之一世卿復上言故事御前有所需用必承運庫內官銜命赴部臣部考例而進之內庫然後給發諸監局未有監臣徑自奏請者此祖宗二百餘年成制奈何至今日壞之又考往者陛下大婚用止七萬長公主下嫁用止十二萬今即減三之一亦二十六萬有奇度支方絀安從取給乞陛下再加裁損一倣長公主例帝不[illegible][illegible]天[illegible][illegible]王新

出府第設崇文稅店與民爭利世　　　都督李
誠銘故武清侯偉孫也偉舊賜莊田七百頃至誠銘
宜減三之二屢有司徵租誠銘恃太后外家欲據爲
世業且令家人徵租世卿力爭不可不聽世卿素厲
清操當官盡職視國如家帝亦雅重之吏部缺尚書
嘗使兼署推舉無所私惟楚宗人與王相訐世卿力
言王非僞與沈一貫議合李廷機之輔政世卿力推
之廷臣多疑世卿黨比於是給事中杜士全鄧雲霄
何士晉胡忻御史蘇爲霖馬孟禎等先後攻之世卿
遂杜門乞去章復十餘上不報三十八年秋世卿乃

拜疏出城候命明年十月乘柴車徑去廷臣以聞帝
亦不罪也家居七年卒贈太子少保
論曰居正立朝頗不滿人意無怪乎諸臣之嘖嘖也
臺固其門下士攻之亦不遺餘力雖曰為公有所不
暇顧人生在三之義寧有二耶然當時惡居正者衆
故責臺亦遂輕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居正之謂矣
若人非居正而操戈者更甚于臺又何以故耶此殆
難以理法論矣要之皆衰世事也是故君子羞言之

明史卷三百二十五　　七十六

張岳　吳行中　趙用賢孫士春

艾穆　沈思孝丁此呂　李植

江東之

張岳字汝宗餘姚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行人擢禮科給事中巡視內府庫藏奏行釐弊八事治供用庫內官暨盛等侵盜罪皆論死時徐階當國爲講學之會而楊博在兵部岳因陳時政極言講學家以富貴功名鼓動士大夫談虛論寂靡然成風以爲不通其說不入其門則不足以得志一與之爲徒即洋洋

自喜當其講會之日語言色笑變態多端一有爵尊善辨者參其間衆皆唯唯而莫敢發又令吏治方清獨兵部漫無振刷推用總兵黃印韓承慶等非廉即狡曹司條例淆亂無章胥吏朋奸搏噬將校其咎必有所歸意益指階博也博奏辨乞罷帝慰留之博自是惡岳及掌吏部岳已遷工科左給事中遂出爲雲南參議再遷河南參政萬曆初張居正雅知岳用爲太僕少卿再遷南京右僉都御史督操江甫履任會居正奪情議起南京尚書潘晟及諸給事御史咸上疏請留居正岳獨馳疏言居正立朝，垂十載承顏曾

幾令不幸喪父無從永訣又不能匍匐奔赴何以解終天之恨且八旬老母失其所天必有難爲情者臣知居正方寸亂矣陛下宜令馳驛奔喪然後趣之還闕則居正雖不及見其父猶幸得見其母致身陛下之前無憾矣居正得疏怒甚時方大計京官給事中傅作舟等承風劾岳命貶一秩調外岳遂歸久之操江僉都御史呂藿給事中吳瑄知居正憾未釋摭劾岳落職閑住甫兩月居正死南京御史方萬山薦岳劾作舟作舟坐斥起岳四川參議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十二年秋召爲左僉都御史獻時政四議

言馬市不可久恃恐邊備日弛帑藏日耗宗藩宜以世次遞殺親盡則停俾習四民之業條鞭便于富戶不便於細民便于市井不便于窮鄉僻邑此令不除貪風終不可息治河之策夏鎮固當開沽頭亦不可廢章下給事中王致祥苗朝陽交章駁之議並寢明年四月進左副都御史以上疏評議廷臣賢否爲給事中袁國臣曲喬遷姚學閔等所論時已遷刑部右侍郎坐罷歸岳雅尚節概立朝侃侃終以忤時未竟其用爲時論所惜

吳中行字子道武進人父性孔可行舉進士性尚寶

丞可行修撰中行甫冠舉鄉試性誠無躁進遂不赴會試隆慶五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大學士張居正中行座主也萬曆五年遭父喪奪情視事當是時居正威震天下御史從化曾士楚吏科都給事中仁和陳三謨倡疏奏留舉朝從之若狂而中行獨憤適彗出西南長竟天詔百官修省中行以爲彝倫斂然後人心安天意順而變異可消乃首上疏諫其略曰居正父子異地分睽音容不接積而至于十有九年一旦長棄于數千里之外陛下曾不使得匍匐星奔憑棺一慟顧必欲其違心抑情銜哀茹痛于廟堂

之上而責以訐謨遠猶調元熈載豈情也哉居正毋自言謹守聖賢義理祖宗法度宰我欲短喪子曰予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王子請數月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于己聖賢之訓何如也在律雖編氓小吏匿喪有禁惟武人得墨衰從事非所以處輔弼也即云起復有故事亦未有一日不出國門而遽起視事者祖宗之制何如也事繫萬古綱常四方視聽惟今日無遐舉然後後世無遺議銷變之道無踰此者疏既上以副封白居正居正愕然曰疏進耶中行曰未進不敢白也明日趙用賢疏入又明日艾穆沈思

孝疏入居正怒謀于馮保四人皆廷杖中行用賢勒爲民杖之明日進士鄒元標疏爭亦拜杖五人者直聲震天下中行用賢尤見重一時翕然稱吳趙當中行等受杖時忽陰雲蔽空天鼓大震黯慘者移時杖畢校尉以布曳出長安門舁以板扉即日驅出都城時中行氣息已絶中書舍人秦柱挾醫至投藥一七乃蘇輿疾南歸刲去腐肉數十臠大者盈掌深者至寸一股遂空居正怒不已九年大計京官列五人察籍錮不復敘居正卒士楚當按蘇松憮然曰吾何面目見吳趙二公遂引疾去時三謨已擢太常少卿尋

與士楚俱被劾削籍廷臣交薦中行召復故官進右中允直經筵大學士許國攻李植江東之詆中行用賢爲其黨中行奏辨因乞罷不許再遷右諭德明年御史蔡系周劾李植復侵中行中行求去章四上詔賜白金文綺馳傳歸言者屢薦執政抑不召二十一年始起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先是中行爲同里僉事徐常吉所訟事已解至是給事中王嘉謨復摭舊事劾之命家居俟召尋卒後贈禮部右侍郎子亮玄奕從子宗達皆進士亮官御史坐累貶官終大理少卿玄江西參政奕龍谿知縣宗達少師中極殿大

學士亮尚志節與東林顧憲成諸人善而玄深疾東
林所輯吾徵録詆毀不遺力其兄弟異操如此
趙用賢字汝師常熟人父承謙進士廣東叅議用賢
舉隆慶五年進士選庶吉士萬曆初授檢討張居正
父喪奪情用賢抗疏曰臣竊怪居正能以君臣之義
效忠于數年不能以父子之情少盡于一日臣又竊
怪居正之勳望積之以數年而陛下忽敗之于一旦
陛下何忍而爲之哉莫若如先朝楊溥李賢故事聽
其暫還守制刻期赴闕庶父子音容乖睽阻絶于十
有九年者得區區稍伸其痛于臨穴憑棺之一慟也

國家設置臺諫以司法紀而任糾繩乃令曉曉徒爲
輔臣請留背公議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創異論臣恐
竊懼士氣之日靡國是之日淆也疏入與中行同拜
杖除名用賢體素肥肉潰落如掌其妻腊而藏之用
賢有女許御史吳之彥之子鎮之彥懼反深結居正
得巡按福建過里門不爲用賢禮且坐鎮于其弟下
曰婢子也以激用賢用賢怒己察知其受居正黨王
篆指遂反幣告絕之彥乃大喜居正卒之明年復故
官進右贊善用賢既以擊居正與中行等同志相得
一時若江東之李植羣爭依嚮之物望皆屬焉而用

賢性剛直負氣疾惡亦頗傲物數訾議大臣得失大
臣皆畏之大學士申時行許國等欲相與爲無事尤
不樂用賢等會植東之與時行相攻國遂發憤力詆
植東之而陰斥用賢中行謂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
在下僚昔之顛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一時意
氣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負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
事之人黨同伐異罔上行私其風不可長於是用賢
抗辨求去極言朋黨之說小人將以之去君子而空
人國詞甚激憤帝不聽其去而黨論之興遂自此始
尋充經筵講官再遷右庶子十五年改南京祭酒列

上監規七事薦舉人陜西王之士江西鄧元錫劉元
卿三人皆清修績學士又請建儲宥言官李沂罪居
三年擢南京禮部右侍郎吏部郎中趙南星謂不當
棄之留署明年冬遂召改北部尋以本官專教習庶吉
士二十一年王錫爵復入內閣初用賢之引而南也
中行思孝植東之己前貶武罷去故執政安之及是
用賢復以爭三王並封語侵錫爵爲所銜會改吏部
左侍郎與選郎顧憲成辨論人才羣情益附駁駁且
嚮用錫爵不便也用賢故所絕婚吳之彥者錫爵里
人也時以僉事論罷希錫爵指使其子鎮訐用賢論

財逐胥蔑法棄倫舉朝咸駭用賢疏辨乞休詔禮官
平議尚書羅萬化以之彥其門生引嫌力辭錫爵乃
上議曰用賢輕絕之彥緩發均失也令趙女已嫁難
問初盟吳男未婚無容反坐欲折其衷宜聽用賢引
疾而曲貸之彥詔從之用賢遂免歸戶部郎中楊應
宿鄭材復力詆用賢請據律行法兩人者故嘗欲出
用賢門下畢語過當爲用賢所鄙絕者也都御史李
世達侍郎李禎疏直用賢斥兩人讒諂遂爲所攻高
攀龍吳弘濟譚一召孫繼有安希范輩皆坐論救疏
職當世號爲善類者幾至一空而自是朋黨之論益

熾中行用賢植東之倡于前元標南星憲成攀龍繼
于後言者益以裁量執政爲事執政日惟枝柱言者
水火薄射訖于明亡云用賢長身聳肩議論風發有
經濟畧蘇松嘉湖諸府財賦敵天下半民生坐困用
賢官庶子時與進士袁黄商榷數十晝夜條爲十四
事上之時行錫爵皆吳人以爲吳人不當言吳事調
旨切責竟寢不行家居四年卒天啟中贈太子少保
禮部尚書謚文毅孫士春士錦同年舉進士士錦官
禮部員外郎
士春字景之崇禎十年進士及第授編修明年兵部

尚書楊嗣昌既奪情視事復謀入閣少詹事黃道周
劾之下獄士春上疏曰嗣昌墨縗蒞事既已罔效陛
下簡入綸扉自應力辭新命乃閱其奏牘徒計歲月
久近之間絕無哀痛惻怛之念何奸悖一至此也陛
下所以破格用人奪情起復亦曰人才不足故耳不
知人才所以不振正由功名之計工忠孝之情薄致
之且無事不講儲材有事輕言破格非用人無弊之
道也臣祖先臣用賢首論故相奪情幾斃杖下腊其
敗肉以示子孫臣雖愚陋敢背家學負明主坐視綱
常掃地哉疏入謫廣東布政司照磨趙氏祖孫並以

諫輔臣奪情獲譴時議賢之十六年復故官終左中允

艾穆字和父平江人以鄉舉署阜城教諭鄭郡諸生趙南星喬璧星皆就學焉入為國子助教張居正知穆名欲用爲誥敕房中書舍人不應萬曆初擢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錄囚陜西時居正法嚴決囚不如額者罪穆與御史議止決二人御史懼不稱功令穆曰我終不以人命博官也還朝居正盛氣讓穆曰主上冲年小臣體好生之德佐公平允之治即有罪甘之揖而退及居正遭喪奪情穆私居數息遂與主事

沈思孝抗疏諫曰自居正奪情妖星突見光逼中天言官曾士楚陳三謨甘犯清議率先請留人心長死舉國如狂今星變未銷火災繼起臣敢自愛其死不灑血一爲陛下言之陛下之留居正也動曰爲社稷故夫社稷所重莫如綱常而元輔大臣者綱常之表也苟綱常之不顧何社稷之能安且事偶一爲之者例也而萬世不易者先王之制也今棄先王之制而從近代之例如之何其可也居正今以例留腆顏就列矣異時國家有大慶賀大祭祀爲元輔者欲避則害君臣之義欲出則傷父子之情臣不知斯時陛下

何以處居正居正又何以自處也徐庶以其母故辭
于昭烈曰臣方寸亂矣居正獨非人子而方寸不亂
耶能復從容廟堂坐論政事若平時耶位極人臣反
不得修匹夫之常節其何以對天下後世哉臣聞古
聖帝明王興人以孝矣未聞從而奪之也為人臣者
移孝以事君矣未聞為所奪也以禮義廉恥風天下
猶恐不足顧乃奪大臣之哀以為榮使天下之為人
子者皆忘三年之愛于其父常紀墜矣異時即欲以
法度整齊之何可得耶陛下誠眷居正當愛之以德
使奔喪終制以全大節則綱常植而朝廷正朝廷正

而百官萬民莫不一於正災變無不可弭矣時吳中
行趙用賢疏請令居正奔喪葬畢還朝而穆思孝直
謂宜聽終制故居正尤怒得禍加酷中行用賢廷杖
六十而穆思孝皆八十加梏拲置之詔獄越三日以
門扉舁出城穆遣戍涼州時創重已不省人間事既
而復甦遂詣戍所穆居正鄉人也居正語人曰昔嚴
分宜時未有同鄉攻擊者我不得比分宜矣九年大
計復與思孝寘之察籍及居正死言官交薦起戶部
員外郎出爲四川僉事累遷太僕少卿十九年秋以
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故崇陽知縣周應中賓州知

州葉春及行義過人務舉以自代不報既之官有告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者貴州巡撫葉夢熊請征之蜀人多言應龍强未易輕舉穆意亦不欲加兵與夢熊議異朝命行兩撫臣會勘應龍不願赴貴州乃逮至重慶對簿論斬輸贖放之還穆亦以病歸未幾卒後應龍復叛大舉徃討始克之議者追咎穆處置失宜奪其職璧星臨城人舉進士爲御史累官右僉都御史亦巡撫四川

沈思孝字純父嘉興人舉隆慶二年進士又三年謁選高拱時署吏部使所知諭意欲留爲部曹思孝辭

馬乃授番禺知縣殷正茂總制兩廣欲聽民與番人互市且開海口諸山徼其稅思孝並持不可萬曆初舉卓異入爲刑部主事張居正父喪奪情與員外郎艾穆合疏諫拜杖戍神電衛十一年春召復官進光祿少卿時趙用賢吳中行同起讀籍與思孝並奢謗自喜而御史李植江東之以擊居正遺黨與諸人意氣相得政府惡植等因并思孝輩惡之及思孝遷太常少卿御史龔仲慶希執政旨詆思孝等思孝遂求去不許尋遷順天府尹十三年冬坐寬縱冒籍舉人詔貶三秩視事而思孝御三品服自若爲言者所劾帝

命斥之外輔臣申時行等爲言乃調南京太僕卿仍
貶三秩視事未幾謝病歸十九年陸光祖爲吏部起
思孝南京光祿卿尋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陜西明年
寧夏哱拜叛詔思孝移駐下馬關爲督臣魏學曾聲
援思孝以兵少請募浙兵及宣大騎卒各五千發內
帑供軍并乞宥故都御史李材罪令立功行間詔許
發銀令思孝就近召募而罷材勿遣思孝與學曾議
軍事頗不相下給事中侯慶遠遂劾思孝舍門戶而
守堂奥設邏卒以衛毒弩不堪負荷封疆部議南人
未諳邊事改撫河南思孝曰不能撫三秦顧能撫中

州耶力辭不赴帝雅知思孝明年召爲大理卿中官
郝金以詐傳懿旨下獄刑部擬其罪思孝駁正誅之
帝悅進工部左侍郎陝西織羊羢民苦之以思孝奏
減十之四二十三年春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初廷
推思孝貳李禎而帝特用思孝或疑有與援遂爲給
事中楊東明所劾思孝再疏辭溫旨弗許給事中鄒
廷彥復劾之帝疑其受東明指讁東明奪廷彥俸時
孫丕揚爲吏部尚書參政丁此呂以察典黜思孝與
東之素善此呂不能庇因憾丕揚及文選郎蔣時馨
會御史趙文炳劾時馨納賄時馨疑思孝嗾之遂許

思孝先庇此呂後求吏部不得因結江東之劉應秋等令李三才授意文炳帝惡時馨削其籍思孝等疏辨且求去不允丕揚言時馨無罪此呂受賕有狀思孝不當庇因上此呂訪单亦乞歸詔慰留丕揚逮此呂而思孝亦蒙詰讓於是御史俞价强思爲從吾給事中黃運泰南京給事中祝世禄皆爲時馨訟寃語侵思孝及東之而給事中楊天民御史馬經綸馬文卿又各疏劾思孝思孝屢乞罷且詆丕揚負國項之員外郎岳元聲言大臣相攻並宜罷斥而頗詆時馨及丕揚于是文炳言項元聲東之歉叩臣鄉其遣思孝意

勸臣論救此呂臣今乃悟鄉搆時釁賕賄益爲此呂
報復而然奸謀既彰乞加顯黜帝皆不省思孝敦飭
廉隅素以直節高天下然尚氣好勝動與物忤至是
以此呂故頗爲朝士所議其明年御史林培請辨忠
邪又力詆思孝東之且曰丕揚杜門半載辭疏十上
意必得請後已思孝則杜門未幾近見從吾運泰等
罷揚揚意得謂朝廷不難去言官五六人以安我此
人不去爲朝端害安有已時帝顧思孝厚爲謫培官
乾清宮災思孝請行皇長子冠禮以回天心又以日
本封事大壞請亟修戰守備并論趙志皐石星誤國

其秋丕揚去位思孝亦引疾詔馳傳歸自是朝端議論始息至三十七年丕揚復起爲吏部御史史記事猶謂思孝與顧天埈合謀欲搆陷丕揚語極詆厲顧憲成高攀龍力辨其誣而思孝亦已久卒矣天啓中贈太子少保此呂宇右武新建人萬曆五年進士由漳州推官徵授御史慈寧宮災陳時政數事請撤礦山停織造燒造還建言譴謫諸臣去張居正餘黨逮誅徐爵游七帝報聞居正三子俱登第此呂劾其鄉會試考官兵部員外郎嵇應科等且言禮部侍郎高啓愚往主考南京所命題顯示居正禪授之意吏部

尚書楊巍言此呂略人無將不可居言職譎潞安推官帝用諫官言欲留此呂不果此呂尋遷太僕丞歷浙江右叅政既考察論黜復遣官逮之大學士趙志皐等再疏乞宥且言此呂自負氣節廓落不覊未必果有貪汙之行孫丕揚亦言此呂罪止閒住無逮問之條乞免送詔獄帝皆不從已逮至下鎮撫竟譎戍邊時論寃之

李植字汝培父承武自大同徙居江都以進士官至福建布政使植舉萬曆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御史十年冬張居正已卒馮保猶用事其黨錦衣指揮同

知徐爵居禁中為閱章奏擬詔旨如故居正黨率倚爵以自固于保爵勢燄張而帝雅銜居正保未有以發御史江東之首暴爵奸且言兵部尚書梁夢龍與爵交驩以得吏部宜幷斥帝下爵獄論死夢龍罷去而植遂發保十二大罪帝震怒罪保植東之由是見知於帝明年植巡按畿輔請覈居正所定百官乘驛之禁從之帝用禮部尚書徐學謨言將卜壽宮于大峪山植扈行閱視謂其地未善欲偕東之疏爭不果明年植還朝時御史羊可立亦以追論居正與植東之均受帝知三人本同年生亦用是更相結又頗引

吴中行趙用賢沈思孝爲重中行用賢方見忌執政而植内介寵意氣自得多所凌轢朝右尤側目以爭御史丁此呂事與諸大臣科道往來相詆毀文書紛糾囂然競勝其後二人者遂欲擊首輔而去之竟以此敗先是此呂劾兵部員外郎嵇應科山西提學副使陸檄河南叅政戴光啟爲鄉會試考官私居正之子嗣修懋修敬修又言禮部侍郎何雒文代嗣修懋修撰殿試策侍郎高啟愚主南京試以舜亦以命禹爲題顯爲居正勸進閣臣申時行余有丁許國皆嗣修等座主也亟言考官止據文藝安知姓名不宜以

此罪之請敕吏部覈其官評定去留尚書楊巍逆議
黜雖文改調應科撤留愚啟光啟而言此呂不顧經
旨陷人大逆此呂坐譴於是植東之及同官楊四知
給事中王士性等交章劾巍語侵時行東之疏言時
行以二子皆登科不樂此呂言科場事巍雖庇居正
實婿時行時行巍並杜門求去當是時帝欲慰留時
行召還此呂以兩解之而有丁國言不譴此呂無以
安時行巍心國又反復詆言者生事指中行用賢爲
黨中行用賢疏辨求去語皆侵國用賢極言朋黨之
禍詞尤憤激且謂人必有權勢乃能樹黨若止區區

庶僚何黨之有言者鄉曾不爲朝廷破散居正奸黨若曾省吾之屬今顧於流離竄斥之三四人目爲比周朋奸是臣等當斥省吾等當用明爲居正報仇而惡此奸宄也國亦避位不出於是左都御史趙錦副都御史石星尚書王遴潘季馴楊兆侍郎沈鯉陸光祖舒化何起鳴褚鈇大理卿溫純及都給事中齊世臣御史劉懷恕等極論時行國體不宜去主事張正鵠南京郎中汪應蛟御史李廷彥蔡時鼎黃師顏等又力攻請留三臣者之非而中行亦疏言律禁上言大臣德政而遁者襲請留居正之餘風輔臣辭位羣

起奏留贊德稱功聯章累牘此諂諛之極甚可恥也
祖宗二百餘年以來無諫官論事爲吏部劾罷者則
又壅蔽之漸不可長也帝竟留三臣責言者如錦等
指而啟愚者未久卒爲南京給事中劉一相劾去時
行亦不能救也植等旣爲執政所嫉而是時帝追仇
居正甚以大臣多陰相庇獨植東之可立能發其奸
欲驟貴之以風示廷臣而一相又劾錦衣都督劉守
有匿居正家資帝怒諭內閣黜守有而超擢嘗爲居
正所抑者丘橓余懋學趙世卿及植東之凡五人時
行等力爲守有解且言近日橫議繁興借黨護居正

之名肆抨擊大臣之術其言未可盡信撰等亦不宜驟遷帝重違大臣意議雖寢而心猶欲用植等頃之植劾刑部尚書潘季馴朋奸黨逆誣上欺君季馴坐削籍帝遂手詔吏部擢植太僕少卿東之光祿少卿可立尚寶少卿並濟註廷臣自是愈益指目植等轉相是非而植等亦更曲爲傾首轅之謀矣十三年四月旱御史蔡系周言古者朝有權臣獄有冤囚則旱植數爲人言至尊呼我爲兒每觀没入寶玩則喜我其無忌憚如此陛下欲雪枉而刑部尚書之枉先不得雪今日之旱實由於植又曰植廹欲得中行柄國

以善其後中行廷欲得植秉銓而騁其私偷其計得
行勢必盡毒善類今日旱災尤其小者其他語絶狂
誕所稱尚書謂李馴也疏上未報御史龔懋賢孫愈
賢繼之東之發憤上疏曰思孝中行用賢及張岳鄒
元標數臣忠義天植之死不移臣實安爲之黨而樂
從之遊今若指植與此數臣交歡爲罪則植之交猶
未若臣之密臣罪重于植願先罷臣官不允而可立
亦抗言奸黨懐爲張私惠造不根之辭以傾建言諸
臣勢不盡去臣等不止因乞罷職章下内閣時行等
請詰可立奸黨誰也帝更欲兩爲之解寢閣臣奏而

敕都察院自今諫官言事當顧國家大體毋以私滅
公犯者必罪於是植東之皆求去不許六科給事中
齊世臣十三道御史吳定等交章劾可立不當代爲
植辨報曰朕方憂旱諸臣何得紛爭乃已七月御史
龔仲慶又劾植中行思孝指爲邪臣帝惡其排擠出
之外世臣及御史顧鈐等連章論救不聽是時帝竟
用學謨言作壽宮於大峪山八月役既興矣閣臣王
錫爵故爲植館師而東之可立又嘗特薦之於朝三
人者謀以錫爵代時行爲首輔而謂壽宮地有石時
行以學謨故主之可用是罪也乃合疏上言地果有

吉則不宜有石有石則宜奏請改圖乃學謨以私意主其議時行以親故贊其成令之鑿石以安壽宮者與纍所立表其地不一朦朧易徙若奕棋然非大臣謀國之忠也時行奏辨言車駕初閱時植東之見臣直廑力言形龍山不如大峪可用今已二年忽撤此議其借事傾臣明甚帝責三人不宜以葬師術責宰臣奪其俸半載三人懼事不成以明習葬法薦侍郎張岳太常何源兩人皆拒之具疏自明而錫爵奏言恥為三人所引義不可留因具陳不平八事帝始不快植等其疏畧曰張鳯之獄上志先定言者適投其會

而輙自附于用賢等攖鱗折檻之黨不平一也陛下猶推功言者諸臣反盡攘天功不平二也蕭規曹隨期于濟國而乃創謂數天之下舍建言之臣别無人品建言之中舍採摭張馮舊事别無同志不平三也居正之客向止取適一時本非安石誰為章蔡而動稱報復不平四也以中人之資秉一言之會超越朝右而日尋戈矛惟敵是求不平五也大臣如國巍化輩曩嘗交口譽為正人一言相左日謀剸刃不平六也以時行泊然不足畏而凌之不疑其靡己則以為嗾人攻己許其求去則以為逐己不許又以為困己

自古來有小臣制大臣之命若此其極者不平七也舜聽之分在善與利令之悻悻豈盡爲公而輒自號善類未嘗不得於君而怨自謂孤臣不平八也於是御史韓國楨給事中陳與郊王敬民等迭攻植等帝手批敬民疏鐫三人秩乃貶植戶部員外郎東之兵部員外郎可立大理評事九月張岳以諸臣紛爭具疏評其賢否頗爲植東之可立地請令各宣力一方以全終始於時行國錫爵巍化光祖世臣定愈賢皆有褒詞徵舍譏刺而力詆季馴懋賢系周仲慶惟中行用賢思孝無譏焉帝責岳頌美大臣且支蔓不足

定國是岳坐免而帝猶以植言壽宮後有石數十丈
如屏風其下皆石恐寶座將置于石上閏月復躬往
視之終謂大峪吉遂詔三人外當是時御史柯挺自
言習葬法力稱大峪之美得督南畿學政時號風水
御史植同年生給事中盧達亦承風請正三人罪士
論哂之植柬之可立自以言事見知未及三歲而敗
植得綏德知州旋引疾歸居十年起沅州知州累官
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時二十六年也植墾土積粟
得田四萬畝歲獲糧萬石戶部推其法九邊以倭寇
退請因師旋選主客銳卒驅除宿寇恢復舊遼陽詔

下總督諸臣詳議不果行奏稅監高淮貪暴請召還不報其後開原之變淮委阻撓罪于植植疏辨乞休帝慰留之明年寇犯錦義二州殺掠萬計巡按御史王業弘劾植及諸將失律植顧以却敵聞且語詆業弘業弘再疏發植欺蔽狀詔解官聽勘勘已命家居聽用竟不召卒贈兵部右侍郎當植之巡按畿輔也賊犯黑峪關植再疏論總督周詠巡撫翟繡裳罔上奏捷詔東之即訊諸將埋死者以滅迹東之行關外發新蔣疏圖得九屍皆被創者乃叩頭服詠以下皆坐之及植爲巡撫亦以欺罔被論如前事云弟杜柄

皆進士杜禮部郎中柄御史可立汝陽人由安邑知縣爲御史與植等並擢己由評事謂大名推官終山東僉事

江東之字長信歙人萬曆五年進士由行人擢御史首發馮保徐爵奸受知於帝又劾僉都御史王宗載往承居正指與于應昌共陷劉臺故事御史既上封事必以副封白其長官東之持入署宗載迎謂曰江御史何言曰爲死御史鳴冤問爲誰曰劉臺也宗載失氣反走遂與應昌俱得罪出視畿輔屯政奏駙馬都尉侯拱宸從父豪奪民田寘于理先是皇子生免

天下田租三之一顆不及皇莊及勳戚莊田東之爲
言減免如制十二年還朝擢光祿少卿改太僕坐爭
壽宮事與李植羊可立皆連服東之得霍州知州以
病免二十一年起鄧州進湖廣僉事三遷大理右少
卿有閹殺弟而役其妻刑部郎議輕之東之駁置重
辟郎亦獲譴二十四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擊
高砦苗之剽掠新添衛者斬首百餘級播州宣慰楊
應龍仇殺五司五司請致討東之遣都指揮楊國柱
等赴之敗於飛練國柱被禽軍盡覆時東之已用京
察被劾免官所司復論其貪功妄戮黜爲民憤恨抵

家卒東之官行人時刑部郎舒邦儒閤門病疫死遺孤一歲人莫敢過其門東之經紀其喪提其孤歸乳之舒氏卒有後以是稱長者從子世東舉進士由斷水知縣擢御史湛然由舉人歷桂林知府並以廉名論曰萬曆之世言者皆以居正爲譚柄數十年間水火搆爭傾勝疊見而門戶之局成矣政府言路既互相亂擊中外庶僚復羣起而爲附之舉朝日尋於詬閧國事其尚可問乎明道曰新法之害亦吾黨激成之至哉斯言洵萬世士夫之箴砭也